

历史 不容你

LISHIBU
RONGNI
CHENMO

沉默

死亡31人，近
数达20人，受淹村庄312个，近
4万群众被洪水围困。灾害还
特大贪污
39万多元，
00元，业夕
完成任务过
产值达56
值得一提的是，
亿元损失，上
百亿元，创

盘

朱竞若



历史不容你沉默

特约编辑：张 飙

封面设计：吴 勇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历史不容你沉默

LISHI BURONG NICHENMO

罗 盘 朱竟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7.875印张164,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4.15元

ISBN7-108-00260-4/G·33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 飙

副主编：洪天国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立诚 尹韵公 卞毓芳

叶 鹏 刘大平 朱竞若

李树喜 吴绪彬 何志云

沙 青 张建伟 张 飙

钱 钢 洪天国 祝华新

韩素琴 雷收麦

执行编委：朱竞若 张 飙

目 录

补白大王·····	1
面对今天的沉思·····	15
决不仅仅是记者·····	30
情之桔·····	48
辛辣尖刻是我宗·····	66
羊城“霸主”·····	84
搭错车的人·····	95
机遇在你手中·····	108
俯瞰长江·····	116
无名的成功者·····	120
漂泊者——金庸传奇·····	126
幽默的力量·····	142
陇上铁魔·····	149
笔底天机·····	173
没有解开的谜·····	188
沙漠浪漫者·····	209
追求尽在不言中·····	216
诽谤：困扰与昭示·····	228
聚焦与错位·····	238

为了生存.....	244
后记.....	248

补白大王

——著名自由撰稿人郑逸梅纪事

常人眼里，报屁股上的小补白，似乎总是初学者的习作，大手笔不屑为之。但是，正如事事都有例外一样，竟也有由此而成“王”的。早在三十年代，郑逸梅便以那些令人过目生情的百字小豆腐块，扬名报坛、文坛，使无数文人骚客、政界贵胄、市井小民为之陶陶然。他也被誉为“补白大王”，流誉至今。

笔者零星听到他的点滴事情，顿觉魅力无穷，不由得要去探个究竟：这个今年已九十二岁而依然在海内外报刊上补白不辍的老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纸帐铜瓶室主

郑先生在文章中欣然写道：许多传统文人，都喜欢为自己题些斋馆堂轩的名号，以增添生活的雅致。其实，一介寒儒，何能大兴土木，那些斋馆堂轩，都是建筑在想象之中罢了。我却真有这么一块自由自在的小乐土，名曰“纸帐铜瓶室”。

悠然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1987年夏，我来到江南繁华都会上海，依据新闻界前辈的指点，去寻访郑先生的纸帐铜瓶室。

郑先生现居长寿路养和里。傍晚，我敲响了一座石库门二层旧楼房的门。开门的是郑先生六十多岁的儿子，他一听说是来找郑先生的，便把我堵在门口，详详细细地盘问起我的来龙去脉来。郑先生九十多岁高龄，已不堪世人多扰，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倒也可以理解。最后大概还是两块金字招牌——一来我是《人民日报》记者，二来是《新民晚报》前总编张林岚告诉我的地址——起了作用，他相当不情愿地微侧身躯，让我从那两人侧着身体才能通过的走道里过去，沿着又窄又陡又黑暗的楼梯摸索上楼。

我心中掠过一丝疑惑：享誉四十多年的近百岁的老人，就住在这里么？继而又想：我印象中的纸帐铜瓶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一间装饰精美、向阳通风、前面装着大玻璃窗、地上铺着地毯、墙角放着热带植物盆景、四周排满高大的书柜的华堂高屋么！好象也不尽然，那太象电影中的镜头。

关于纸帐铜瓶室，我已经听了许多许多。

郑先生把书斋取名为纸帐铜瓶室，源自清末诗人张铅山的咏梅诗句：“铜瓶纸帐老因缘，乱我乡愁又几年。”纸帐，是容纳各类书籍的别称；铜瓶，暗藏一“梅”字。纸帐与铜瓶，因缘特别，任风雨几度，忧乐几度，都无法拆解得开，郑逸梅先生由此而自喻！

著名画家吴湖帆、陶冷月凑趣，为郑先生画了一幅《纸帐铜瓶室图》，传颂一时。画上茅屋三间，上有古松荫蔽，四周梅竹扶疏、曲径通幽；不远处，怪石耸立，溪水淙淙而流，

一鹤梳翎而峙。画面清雅无比，正是郑先生心之所至。郑先生把这幅画挂在他的纸帐铜瓶室中，日日玩味不已。

郑先生有收藏癖，在他的纸帐铜瓶室中，有元代杨铁崖自植松的小枯枝，秦代阿房宫的瓦当，三国吴主孙皓的建衡砖砚，计儋石的端溪蕉叶白砚，胡澍手琢的竹节式砖砚，周芷刻的竹臂搁，张燕昌书钱梅溪刻的文镇，黄秋岳集宋词的铜尺。还有王芑孙曹墨琴夫妇合作的诗册，叶小鸾眉子砚拓本，吴谷人手书何检讨传稿，梁闻山的格言卷，林子有的蛰园勘词图，张大千等二十一家墨妙，杨吉人、杨龙石、钱叔益、黄素川、毛意香、金西崖等镌刻的竹扇骨，……香港还专为他收藏的文物出了一本书，叫《纸帐铜瓶室主藏品集》。纸帐铜瓶室，还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呢！

.....

心头掠过无数想法，说话间已将近二楼。转弯处右手靠北，有一间小房间，门半开着。

用手指轻叩门扉，门轻轻打开了，面前出现一个清癯的老人，不用说，他就是郑逸梅老先生了。

我道明来意。轻声细语，他听得明明白白，请我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坐下。这位出生在1895年的老人，身体好得令人吃惊。他依然行动轻捷，耳聪目明，牙齿洁白。他广额、长脸、高鼻、大耳，头上有些许稀疏白发，脸上透出些许淡淡的血色，加上江南人特有的白皙肤色，一点都没有老态龙钟之感。他告诉我现在每天写作四小时，看书写字不用戴眼镜。

我看到左边的书柜上，挂着一张未曾裱过的条幅，上面

有五个篆字：“纸帐铜瓶室”，从墨迹来看，已有些年月了。

“这就是纸帐铜瓶室吗？”我问道。

“是的。”他答道。

我称他为“纸帐铜瓶室主”。他微微笑了。

噢，这就是纸帐铜瓶室！这就是海内外许多人都闻其名的纸帐铜瓶室！

这是一间书房兼卧室，面积九平方米，背阳面阴，上海人称为“亭子间”。寒冷潮湿的冬天里，呼呼的西北风从窗缝里钻进来，丝丝凉入骨髓；燥热的夏天，无处通风，热如蒸笼，下午西晒的太阳投射在书桌上，耀得人两眼生花。

这间郑先生在其间写作四十多载的书斋，三面靠墙立满了旧式书柜；北面靠窗，是一张八成新的写字台；写字台左边与书柜的夹缝中，两头顶墙，放着一张窄窄的小木床，床沿上仅有两人并坐那么宽的一个地方可供上下床之便，这便是郑老的起居之所了；写字台右边与书柜的夹缝中，嵌着一张红木太师椅，以供来宾安坐。余下的一点空间，也没闲着。书柜顶上、写字台底下、床前的一点空地上，都堆着一包包用报纸包裹得不太齐整的什物，报纸都已发黄了，可以在上面看到薄薄的灰尘。那都是郑先生无处存放的爱物，只有郑老良好的记忆，才知道哪里面分别装着甲乙丙丁；门后面，还放着一只米袋，致使门只能半开半掩，幸亏郑老家有个厨房，否则，再弄几个炉儿锅儿在屋里以饱口腹，那真要彻底堵塞了。

这儿实在是太挤了。1985年电视台来拍郑老的资料片，

机灵的摄影师也无从下手，只好设法把摄像机架在邻居的屋顶上，通过窄小的窗户遥拍。

纸帐铜瓶室主！就是这上海的小夫妻经常为之吵架斗嘴、欲搬出而后快的鸽子窝，郑老安然处之四十多年，并把它比作宋代大诗人陆游的“书巢”。他带着一种知天达命的幽默感，说道：“我所偏居的小室，叫做亭子间，我逍遥亭中，即就可称‘亭长’，汉代刘邦位居九五之尊，起基是泗上亭长，我既为村人，又兼亭长，岂不足以自傲啊！”

纸帐铜瓶老因缘

郑先生微笑着与我讲起了他的往事。

他与文墨的确有着不解之缘。三四十年代的老作家们，五十年代后几乎都搁笔不写了。而他却无论如何舍不下手中的笔，当时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便推托说政治没有学好，不敢随便写作，只写写史料吧，于是写了两部书《上海旧话》和《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一面又响应共产党的统战号召，继续为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写作。至于当时国内的报刊上，是从来不见“郑逸梅”三字的，问他何以不写，他的回答仍然相当诚恳：旧文人，政治没学好，不敢随便写。

当时大陆的报刊上是一个政治热潮接一个政治热潮，郑逸梅作为一个公民虽然不能置身事外，但由于他一贯对政治采取“淡出”的态度，倒也没有祸及他的文笔。在海外的华文报刊上，他依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写他的拿手好戏：文

史钩沉、文坛掌故、名人轶事，野史拾零。

他的补白，大受读者欢迎。香港老作家高伯雨说：老友郑逸梅先生，早有补白大王之称，近来为《文汇报》副刊写个补白专栏，名叫“艺海点滴”，每一段短者二三十字，长者百字左右，每早读报，什么国际新闻、国家大事，我都不看，必欲先睹“艺海点滴”为快。我既有读补白癖，就有人献策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说：“人家的注册商标，怎好侵权版权？”其人退后，忽然手痒，试效郑公之体，以一次为度，后不为例。

郑逸梅的补白小品何以有如此魅力？早在三十年代，上海名医陆士谔也曾说过：“余业医，每日接于目者，病人憔悴之容；闻于耳者，病榻呻吟之声，而欲变换视听，舒适襟怀，非读逸梅小品不可。”

郑逸梅补白小品魅力经久不衰，确有其过人之处。就说近代名人李鸿章吧，长篇大论不知被人描写了多少，但郑逸梅写来，只有几十个字，他只记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天下最容易之事，莫过于做官，……如果连官都不会做，那这个人真是没用透顶了。”这补白小品一出，遂成绝唱。几十字不加任何评说，传神写照的，不只是李鸿章，还有整个官僚制度，读来回味悠长。柳亚子曾为之歌道：肯将笔札媚公卿，激浊扬清有不平。

王春渠这样评说郑逸梅的补白小品：逸梅为文，能臻美善，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五端。一、胸襟高朗，识力过人，凡不足道之人之事，概不入彼笔墨范畴。二、取材精审，后果前因，来踪去迹，或显或隐，线索分明。一切捕风捉影，

影响模糊，羌无故实者，不予采录。三、笔墨精妙，所纪佚事遗闻，不必篇篇皆杰出之人，特异之声，但一经涉笔，便觉娓娓动听，读之忘倦，实缘天资既高，加之学力，下笔如宜僚弄丸，高下从心，盘旋如意，此其妙在神味，非徒笔墨之工而已。四、权衡事之巨细轻重，皆经平心审度，绝不凭一主观，任情掉弄。对于文情上必要之夸张及约缩，则根据客观要求，度理量情，各如其分。五、阳秋记事之文，贵有褒贬，既别是非，亦寓惩劝，但野史自与正史不同，未宜过于质直，且所纪多近代人文，更须注意避嫌。彼深通斯义，所有遣词用字，无不各称其人之身份，铢两悉合，从不滥施，汝南月旦，自然泾渭分明，妍媸昭见。但彼成功之道，以及文章价值所在，能洞彻玄微，真知灼见者，窃恐其人未必甚多也。

郑逸梅笔下涉猎的人物、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新闻记者、书画篆刻家、版本目录家、工艺美术家、音乐歌唱家、电影艺术家、戏剧评论家、气功魔术师、以及装潢家、园艺师、收藏家、建筑家、名医师等等，寥寥数语，都言之有物，呼之欲出。有诗叹曰：“片羽由来珍凤采，碎金时复见龙鳞。古人已渺音容在，点鬼新成君莫瞋。”

他写史，也不落前人窠臼，寥寥百字，看似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实则是下了功夫的。可谓“娓娓清言叙旧闻，秋坟鬼唱邈斯文，不知几许心头血，想见篝灯千夜分”。他记忆力极佳，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特别善于在湮没的野史或名人尺牍中发现未曾公诸于世或未曾引起世人注意的史料。一次，郑逸梅偶然见到清末翰林沈卫撰写的《俛失记》手稿副

本，细细读来，里面竟记录着光绪年间张謇与沈卫争状元的一席内幕。于是，这一鲜为人知的内幕便作为绝好的掌故资料流入了他的笔端。

从史料中挖掘新闻，他很为自己这一本事得意，但为区别于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便自号“旧闻记者”。书法篆刻家邓粪翁曾刻一方“旧闻记者”的朱文小印赠他，一时传为佳话。有朋友特意赠诗一首：“海上久传小板桥，新闻争识旧闻高。春江掌故今心史，妙笔能从痒处搔。”

郑逸梅声名日盛，不少报刊都曾聘请他当主编。在1920年至1940年的二十年间，他先后主编了《游戏新报》《秋声》《小说家之言》《金钢钻报》《明星日报》《学生生活》《永安月刊》等二十八种报刊，结集出版了二十一本专集。

但是，声名所累，使他在十年浩劫中受了不少罪。一群红卫兵把他这个七十一高龄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声称：“大王”不简单，必是做了大大坏事，才称王称霸。大批特批之后，勒令他去扫厕所。那时，人们常看到这个头顶白发、满脸书卷气的清秀老人，一早一晚不断在厕所中进进出出。而他一生的集藏，也被作为“四旧”生生劫夺而去，当时装了七辆车子，没有留下片帙只页。郑逸梅痛心之余，见了旧日朋友，作黑色幽默：“学富五车，无书不读。”并且自作注解：所谓“五车”，是七车自打折扣的谦抑之语；所谓“无书不读”，就是手头没有书，无从读起了。真是够豁达的了！

是早知天命了么？或许，是因为他另有一个富足的精神世界足于自慰。夜晚，充溢他脑海的，不是眼前这场残酷的

政治斗争，而是旧日文艺界朋友们亲切温暖的音容笑貌。于是，他用扫厕所扫痛的手腕，悄悄拿起了不被允许的笔，记下旧日朋友们旧事。积之十年，1977年，这本书出版了，是为《艺林散叶》。

郑先生说：一天不写作，我就感到难受，好象这一天白活了。

风流郑补白

龚定庵有诗云：“窈窕秋星或是君，亦狂亦侠亦温文，湖山旷劫三吴地，猿鹤真堪张一军。”亦狂亦侠亦温文七字送给郑逸梅，甚为得当。郑先生一辈子的行事作风，是很有些名士派头的。

他出生在苏州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没有被戒尺逼着背四书五经，倒熟读《苏黄尺牍》《吴梅村词》《夜书秋灯录》等书，古代诗人们放浪于山水间的闲适情怀，深植于心。

又喜读于右任在上海办的《民权报》。《民权报》痛斥袁世凯，并登出钱病鹤等画的《百猿图》，郑逸梅看得痛快淋漓，击节叫好，觉得心中恶气尽出，由此爱上了报纸。

十八岁，郑逸梅进苏州草桥学舍（即省立第二中学）就读。草桥学舍是个才人辈出的地方，作家叶圣陶、史学家顾颉刚、画家吴湖帆、雕塑家江小鹣、戏剧家于伶、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物理学家钱伟长等都先后在此就读。郑逸梅在此师从南社名宿胡石予先生和余天遂先生。两位先生学识广博，

诗才敏捷，清高自许。从此师生唱和，甚为相得。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郑逸梅和几位同学找到胡石予先生，说：我们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诗，非常神往，虽到过寒山寺，却没有听过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引为憾事。胡石予先生这时勃然兴起，便雇了一叶小船，师生同载，摇出阊门，直趋枫桥。此时满天星斗，风露正浓。师生叩了寺门，寺僧大为惊讶，问他们来做什么？逸梅说是来听夜半钟声的。寺僧哑然失笑：竟有这等痴人！当下答道：“这里现今已不打夜半钟了。钟是信号，不许乱打的。”没法子，大家只得作罢。不久，天色微明，正好是星期天，师生们乘晨曦登上了天平山，畅游一日而归。

从草桥学舍毕业，郑逸梅进了上海五金公所设立的敦仁学堂念书，毕业后便留在上海当起教书先生来，并成为终身职业。

在上海，郑逸梅与通信已久的《民权报》、《生活日报》主编蒋箸超、徐枕亚相识，一见如故。蒋箸超很欣赏他独到的文笔，特意在副刊上为他辟了一个小专栏，名为“慧心集”，从此，郑逸梅之名便天天和读者见面了，这便是他补白生涯之始。

蒋箸超和徐枕亚都是南社社员，笔墨因缘使郑逸梅结识了更多的南社社员，一时与范烟桥、陆澹安、包天笑、高吹万、胡朴安、周瘦鹃、陆丹林、许半龙等过从甚密。陆丹林和许半龙联合介绍郑逸梅加入南社，又认识了柳亚子、姚石子、胡寄尘、姜可生、庄通百等人，相与十分投契。

南社是当时著名的反清革命文学团体，由柳亚子和陈巢

南、高天梅于1909年创办，仰慕明朝复社人士提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节，以“操南音不忘本”为宗旨。发展到二十年代初，已声势浩大，会员多达一千多人，几乎囊括了江南一带有影响的人文学士。其中既有一腔热血的革命志士，也有笑傲江湖的才子佳人。这些人有的俯视风云，豪俊直爽，有的高瞻山海，倜傥不群。郑逸梅以文会友，如鱼得水。

郑逸梅本名际云，最早的学名叫愿宗。一天晚上做梦，醒来时什么都忘了，只有满树盛放的梅花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时，脑子中又突然跳出四个字：逸情云上。他遂大笔一挥，自号“逸梅”。

他有时也署“拙鸠”，或者是“大迂居士”。因这个“迂”字，他就自谥“文迂”，请支慈安刻了一方印章“郑文迂公”，常钤用在信笺上。他说：“在封建时代，谥法看得非常隆重，凡属高官显爵，死了才由朝廷赐他一个谥法，如‘文正’‘文忠’‘文恪’等等。假如没有禄位，在乡里之间，却有相当的资望，也得由门生故旧给予谥法，这是私谥。但无论私谥公谥，都是死了才有的。现在我却要破除一切，生前博一谥法，并且人谥不如自谥，我迂拙成性，这‘迂’字是确切不移的，至于‘文’，我涂抹多年，做了个无聊文人；这‘文’字也不能说没有着落，所以‘郑文迂公’，也就当之无愧了。”后来，他又忽发奇想，征求生挽，说：

“死了，朋友们即使撰了很确切的挽联，很沉痛的祭文，自己一瞑不视，不如及身亲见之为得。”经他一征求，果然获得了很多生挽的联文，他撰写了一篇《生生死死录》，刊登在《永安月刊》上。有人玩笑说：正是这一谥一挽，冲了灾病，